

一路多名

朱坤杰

所谓一路多名,是指一条路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名称。路名作为城市地名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指位功能,而且还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城市发展的活化石,因此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路名,都带有时代的特征。特别是大中城市都是经过若干年由小到大发展而来的,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所以,一路多名是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郑州也不例外。

郑州是从一个县城发展到省会城市的。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省会迁郑,建设高新区、经开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等几个快速发展时期。随着老城区升级改造,都市村庄陆续变成了城区。但由于规划和建设涉及大量资金、拆迁安置等诸多因素,很多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分期建设,有的道路就存在“肠阻塞”,待全线贯通后,就形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称,并且这些名字已被群众使用和认可;其次是历史村庄中遗留的道路,原来是乡村道路,变成城区后,经过拓展成了市政道路,但名称已被使用多年,和新修的市政道路对接后,也形成了多个名字;再者是不同时期规划的高新区、经开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等,为突出该区域的特色和功能,分别编制了新的路名规划,因此和老城区相接的道路,也有的形成了一路多名。

对路名的认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路多名现象大多是历史遗留的产物,笔者认为还是保持稳定的好。一味地追求统一,不仅会带来高昂的经济成本,而且还会给市民在生活和工作中造成更大的不便或混乱;更重要的是还会将一些历史文化底蕴的老路名消失,使相关联的市民失去了归属感;城市地名文化的根基也会受到损坏。

好大的白洋淀

苏北

只见那密密的荷田之间,一箭箭红荷跃出水面,像带羞的、又有点自负的少女昂扬的脸庞。垂柳在淀边的晚风中梳理着长长的枝条,有风从湖的四围吹来,放眼一望,仿佛唐诗宋词之间。

孙犁与白洋淀仿佛血脉相连,在荷花墩建孙犁纪念馆极为相宜。我走过去,那是一座不大的歇山式建筑,里面所展为孙犁各个时期的图片和著作。这个叫孙犁的人,少年懂事好学,一生持之以恒,晚年执着清明。他自己经常写的一句话是“大道低回”。这个老人,他是自说自话。他确实可称得上是“大道低回”的。

游完往回走,船行在淀里已近黄昏,夕阳打在半边水里,橘色的水纹一波一波推向远方,天地仿佛霎时静了下来。燕子低飞,斜剪着水面,有水鸟在水面翻飞。

到过一个吃饭的饭馆,叫什么没记住,可是吃了一顿非常有特色的饭,甚美也。

这些美食都是与这个淀子有关的。先是茶,是荷叶茶。我喝了两杯,微苦,似十分清火的。饭菜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十分简单。一素三荤(鱼)三主食,外加一个白洋淀双黄鸭蛋。一素是鲜荷叶嘴炒嫩藕茎,荷叶嘴青绿卷曲,嫩藕茎洁白细长。吃起来清脆爽口,当地朋友说,绝对是绿色食品,真正是就地取材。三荤是红烧嘎鱼、干熏土鲫鱼、干地泥鳅。干地泥鳅肥硕多肉,粗比黄鳝。我平时不大吃泥鳅,嫌其有一股土腥味。这里的泥鳅如此肥硕,实为少见。而且此种吃法也别致新鲜。我见当地朋友吃起来十分

带劲,我试着吃了一根,肉多痛快,很有咬劲。他们边吃边说,这很鲜美的,别处见不到,绝对美味。又说,白洋淀对其另有称呼,美其名“水中人参”。我钟情的倒是红烧嘎鱼。嘎鱼,即我家乡的“昂磁”,因拎起它它很不高兴,发出一种“昂磁昂磁”的声音,也即这里所说的“嘎嘎嘎”的声音,也挺形象。这种鱼肉肉质鲜嫩,而且少刺。不管在哪里,只要水质好,这种鱼都是十分好吃。这里的嘎鱼,一条有二三两,这在嘎鱼中算是大的。我不管不顾,拖了三条,吃得心情高涨。嘻嘻!“顿觉眼前生意满”啊!三主食是野鸭水饺、虾饼和黑鱼馅水饺。虾饼是玉米饼,可是是加了白洋淀小米虾同贴,金黄的面饼中布满红色的小虾,真是别有特色,这样的玉米贴饼,到哪里能吃到?可以说是人间至美。黑鱼馅的水饺更是别致,长这么大用黑鱼做馅包水饺,对我是闻所未闻。这要费多大的工夫,把鱼肉用快刀剔下(黑鱼只有一根主刺),之后用刀背刺,连鱼骨一起刺烂,直至成泥。鱼泥中的少许盲刺,将白萝卜,切斜刀,在鱼泥中搅捣,将盲刺戳到萝卜上,俟沾满盲刺,再削去一截萝卜,继续于鱼泥中细捣。直至用手在泥馅中捏,没有戳手的感觉才行。——这样的水饺,得用一两碎银子换一个才使得!

这是一顿真正因地取材,靠水吃水的晚餐。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样的饭菜,我是终生难忘的。

再见了!白洋淀。愿你世世代代如此美好。荷花,芦苇,大水,充满生机。

随笔

孙犁的作品读了许多年。《荷花淀》和《芦花荡》都写的是发生在白洋淀的故事,写得是那么美。以至白洋淀在心里只是一个圣境,好像前世与它有交。前儿看报道,说白洋淀水很少,快干了。想想也是,中国很多湖泊的水都很少了。白洋淀在华北大平原,水少了,正常。

去河北大学讲座,当地朋友建议我到白洋淀看看。驱车两个小时,到了安新县,离城郊不远,就是白洋淀了。我第一眼见到这片大水,震惊了!呵!这一片大水,这一片大淀子。白洋淀,谁说你枯萎啦!

从码头上船,到荷花大观园去看荷花和孙犁纪念馆。正是六月盛夏,坐在机帆船上,“突突突”地迎风而去,水面开阔,湖风拂面,心情大为舒畅。无尽的芦苇从眼前掠过,真正可谓“青纱帐”!苇荡与苇荡之间,有条条壕沟伸向芦苇深处。据介绍,白洋淀有大小淀泊143个,纵横交错的沟壕有3000多条,芦苇荡12万亩,面积366平方公里。就这几个数字,就叫你晕菜。不是当地的船家,进入这片水面,肯定是迷路的无疑。难怪当年淀里会有一支神出鬼没的队伍,叫鬼子晕头转向。正如那首歌唱的:“天当被,地当床,芦苇是屏障。”

我坐在船头,眼睛里全是水,及水边的青绿。芦苇正是茂盛的季节,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曳,一副自在的样子。有水鸟从芦苇丛中飞过。

船到荷花大观园,果然一池一池的荷。只是时间略早了一点,荷花还没有完全盛

文明视窗



兽面纹铜斝

(商代)

左文

国家一级文物,于郑州市石佛镇瓦屋里出土。

此斝高24.4厘米,口径15.6厘米,器身挺拔,敞口侈大,有一对菌形柱;颈部下弧内收,颈腹分段显著,侧置弧形鬃;腹鼓出而底平,下承三足,中空直通腹内;颈部饰阳线兽面纹,变形不见其目,其上、下均饰一周连珠纹;腹部饰三组兽面纹,呈带状分布一周,兽目炯炯似有神注,线条逶迤流畅自如,整器铸造精湛,为商代前期青铜器之精品。

绿城杂俎

闲适如羽

苏连硕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平常心这个话题。我体会,一个普通人的平平淡淡、平平静静的心态,即是对平常心的诠释。

唯普通人才了不起,其最了不起处则是大若若朴、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宠辱不惊,得失不较,名利淡泊,甚至与震耳欲聋的欢呼亦不屑也,乱哄哄的纷扰亦不屑也。触乱不惊,遇躁不乱,没甚焦虑与急躁,没甚假大空的形式主义,不失自我,保持本真,绝无矫揉造作的怙怙、虚饰、包装与炒作。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静静地咀嚼品味人生甚至是“人之初”的原汁原味,坦荡逍遥地生活于自己的,不管是由衷选择还是命运安排的空间,饶有兴味、韵味,优哉游哉,自慰自足自乐矣。

整年整月整日恒久如一始终不渝地以平常心对待周边一切,至难矣。绝对是雍容大度、野云鹤的襟怀智慧、仁慈、透明的心境。不是丰繁忙碌、扰扰攘攘,而是简朴闲适,静静恬恬。不是肥鱼美肉,腥腥荤荤,而是很鲜很香的青菜粗粉,清清淡淡。很有自知之明。面对博大无边的宇宙,不论什么样的人,或地位显赫,或一介凡夫,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尘世一粒。日月永恒,自然永恒,宇宙永恒,人呢,不过如过眼云烟之一瞬耳。如此说来,盛气凌人,狂傲放纵,粗莽狂悖,追逐浮躁,逢迎谄媚……都应与之远遁。恪守“无为”,以出世之姿入世,思想如天空中的鸟,舒展的云,轻盈柔曼。常有一种开阔感、超脱感、超越感。

平淡亦丰富,淡泊亦充实。心胸一如碧湖,一如港湾,一如秋空,澄澈宁静。每条脉管都是散淡的溪流,有意无意营造散漫、淡泊的氛围。心湖潺潺淙淙,清冽得如泉如玉,纤尘不染毫渍不杂。

“我欲乘风归去”,化为超乎寻常想象之美的蝴蝶,羽幻成远离尘嚣的仙人,向往走出深山峡谷,径飞向浩瀚大海;盼望坐在摇荡水域中的乌篷船上,抑或憩于汪洋漾漾水乡之畔的竹屋;祈冀“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最起码也是蛰居陋室,卧听风雨,伏案研读,吟哦华章,蔚弄花草,想象的空间亦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融入唐诗宋词古境神界。起码也是披蓑独钓寒江雪,老翁公摇橹于月迷津渡边的韵致,一曲牧歌,一曲渔歌,一首思无邪的诗歌。

善于思想,富于感情。微水巨澜。神游,逍遥,飞天梦。情趣如云,丰富于云。如秋蝉的翅膀,如仙鹤的足印,淡淡浅浅,莹莹恬恬。一种冷静的美,安谧的美,超越世态的美。洗尽铅华,出尘脱俗,虚怀若谷,居高临下的大度,充盈无尽的天趣与玄机。



玉兰花开(国画)

石晶

作者浪翻云原名王钦华,湘西人,年仅16岁就成了道儿上最年轻的江湖大哥,鞍前马后几百个小弟,结拜、泡吧、打群架……生活在腥风血雨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迷失在青春和暴力中”。直到有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哥们儿被一群人砸烂了手,“那次之后,我彻底退出了江湖。因为,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江湖。我不愿意那样的过这一生。我怕。”

从那之后,浪翻云发奋读书,远走法国,就读于法国国立格勒诺布尔大学,回忆那段青春,浪翻云说:“庆幸的是,命运总算还是没有抛弃我,它让我经历了一些常人不会经历的磨难,但是终究它还是给了我重生的机会。”现在的浪翻云既是一名专职作家、职业泰拳手,也是浪翻云医生组织长期捐助人,生活状态是“每天打打球,练练泰拳,然后就心安理得坐在电脑前面写作了。”

说起写作契机,浪翻云说:“2008年,我在

新书架

《湘西往事:黑帮的童话》

邢晓英

网上看到了一部写黑道的书,点击量居然还挺高。我就觉得,写成这样不着边际了,还有那么多人看。那我肯定比他写得好,于是,我就开始写了。没想到,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契机,浪翻云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连载



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老俞,你现在的个人物了。第二件事情,也是王强自己常讲的一个故事,这也是真实发生的。一天晚上他要请我到一个人经营湖南菜的中国饭店去吃饭,我们一

行人就去了,包括他老婆,他老婆当时也是我的同班同学。王强和他夫人是我们班唯一一对同班同学结婚一直到今天还幸福美满的,是结了婚过得最幸福的一对了,同班其他几对结婚的现在都离了。到了那个饭店以后,有意思的是那个饭店的服务员走过来,俞老师,你好。这一下王强就觉得,太有面子了,所以王强当时开玩笑地说:“你指的是外面的鱼,还是鱼缸里的鱼,是哪个鱼?”就是跟服务员开玩笑,但是这个插曲给王强带来的印象挺深的。

王强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有社会地位、有威望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也是有人气质的。人。看到我有这样的知名度以后,他就想,老俞在中国都能成功,怎么着我的能力都不会比他差嘛。这一点在大学时候就看出来了,教书我教不过他,因为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受过王强很多“欺负”。

当时,王强一个班的教室里能坐着80个人听他讲课,多出来的40个人是我班同学慕名而来的,结果

我的教室里一个人没有了。就是我教学生的时候,我发现教书就是比不过王强。他教学能力是有一套的,所以王强回来后,能想象到他在新东方会达到什么高度。

经过这两件小事刺激以后,他就有点动心了,他虽然动心了但是没有立即回来。徐小平1996年年初就回来了,一直到了1996年10月份王强才回来。这期间我和王强还是不断地在电话中交换想法,每次我和徐小平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就会想到王强,就会给他打个电话过去。当时国际长途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容易打了,打通电话过去后,王强就问:“你们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喝酒,在聊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听我们唠叨之后,他又问:“你们怎么那么开心?”我说:“我们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事情。”

我们这样一描述新东方壮观的大课堂,王强一下就动心了。但是王强说回来干什么呢?我说目前听说口语班没有人管,回来听说口语项目可以从零做起。王强就提出了“英语思维”概

相森先生正属  
孝弟忠信傳家大本  
謙和勤儉處世良規  
華士巽書法

长出自己的左右臂膀

拜访王强也是这个样子的。我飞到了新泽西,王强当时已经是贝尔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工作极其稳定,收入也很高。

我到他家去,当时开着汽车从波士顿一直开到新泽西。那个时候刚好美国下着暴雪,路上基本没有什么车,那么厚的雪,我居然开着车找到了他家。他见到我也好奇怪,觉得我的胆子简直不是一般的大。到了王强家以后,老同学见面嘛,异常兴奋。他在北大跟我一起当过几年老师,还一起在北大到十平米的宿舍住过邻居,一起在北大的校园里打过乒乓球,还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我们两个的相同点就更多了。所以呢,我和王强除了同学关系还额外多了一层同事的关系。

因为我们两个比较熟悉嘛,我就在他的家里喝酒,谈理想,谈事业。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王强回来,我知道他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能熬到那个位置不太容易。我是没动过把他劝回来的念头的,也没有想到他会回来。我记得王强

这个人属于很强势的一类人,他回来以后搞不清是他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他。因为他在大学时期就是我的班长,团支部书记,讲话就是不一二,的个性特别刚强的。

我一直就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回来的,而且还是听我指挥的,我本身就是挺怕他的,这也是他长时间做我的班长积累的威望吧。我就觉得他回来我怎么管得了他呢?所以就别太敢动这样的脑筋。王强其实也没有往这方面想,我们就是喝酒聊天,聊着聊着,大谈人生和理想。聊着聊着,我就说了徐小平打算回去发展的想法。

王强跟徐小平曾经在同一个艺术团相处过,他们都是北京大学艺术团的一个做过团长,一个做过指导老师,他对徐小平也是比较熟悉的。他觉得徐小平这样冒失地回去虽然有点没谱,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这个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也不错,不见得,也不能随便回去。但是转机在什么地方呢?转机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件是我跟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参观的时候发生

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的名牌大学,我到了那肯定要去看看的嘛,而且这个学校离他家又很近。结果我一走进校园,毕竟在美国的校园里,东方人的面孔还是少数的,迎面走来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都把我的名字叫出来了。

因为我从1990年就开始教托福,一直到教到1995年,我前面的几批学生,一般都是第一年托福,第二年就出国嘛。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大学尽管中国学生不多,但是到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有一半都是从我的新东方学校走出去的人。当时新东方是以培训高分出名的,就是我们培训出来的学生的平均分都高过其他的学校,所以,出国的人群中间,我的学生就变成最多的了,因为当时是以分数论英雄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我的面孔和名字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反倒成了中国学生都熟知的了。

王强这个时候就觉得俞敏洪在北大那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怎么到了美国这个地盘还会这么露脸,怎么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生都认识他,他当时确实挺吃惊的。